

來鴻

■翁秀美

## 背影如花

風吹雲動，樹綠花紅，時光裡走來春夏秋冬，然天地之間，更為生動的，是熙來攘往的人群。但凡在路上，總有無數背影，在別人的眼中，框成一幅靈動的畫，可以盡情欣賞。背影含蓄，如花半開，予人漫天想像，若是月下或清晨，那妙齡女郎的背影，窈窕窈窕步步嬌，更添了朦朧的婉約之美。

就說現在吧，我前面十步距離有一個女孩，上身藍色小吊帶的T恤，下着白中褲，軟底鞋，衣服背面印有夢露微笑的頭像，陽光透過樹蔭灑下，色彩明明暗暗。她紮着蓬鬆的馬尾巴，一走，馬尾巴就那麼一擺，左一擺右一擺，有節奏地，透出那麼一股子勁兒，這是屬於青春的節奏，恍惚中，女孩的背影疊加了自己過去的影子，當年，本人走路也是這麼雄赳赳氣昂昂的，超有力度，感嘆中留戀年華如水，慢慢跟着，捨不得加快腳步從她身後超過去。

路過公園，小道兩邊，樹木參差，濕潤清新，山頂小亭，晨練的阿姨們，背對着我，單手執劍，劍柄垂着穗子，寬大的綢質衣裳，風一吹，衣袂流動，如張愛玲小說中的「飄飄拍着翅子」一般，她們動作一致，輕緩柔和，一招一式，似與山水相融，仙風道骨，自然出塵，氣韻流動，相當唯美。

走在路上，常有單車從身邊超過，車上小情侶的快樂，是「有情飲水飽」的自在自足。想起有個親親節目上女嘉賓的一句話，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泣，也不願坐在自行車後面笑。可是，坐在自行車上笑是多麼美的一件事，兩個人，一輛車，車鈴叮噠行天下，相親相愛一路歌。《山楂樹之戀》中，那場自行車的戲，靜秋斜坐前單槓，用衣服蒙了頭，兩人歡聲大笑在人群裡穿梭。小說《人生》裡，高加林騎車帶劉巧珍，惹一群孩子發現新大陸般在後面追着起哄叫，高加林，劉巧珍！自行車上一雙背影，滿載的單純喜悅一路灑下，令塵世也動容，讓無數清澈的眼睛羨慕跟隨。

黃昏時，下班的一群工人，赤着上身，互相傳遞着家鄉話，自行車一字排開，如風呼嘯而過，空氣受不住，被撞得歪歪倒倒，衝着這拉風的背影揮拳憤怒。相比之下，後面騎三輪車的夫婦便悠閒多了，男的蹬車，車後坐着女人，一路說笑，女人不時拍着男人的背，他們穿着同樣保潔公司的制服，但單調的灰色制服背影卻溢出完滿的快樂與簡單的幸福。

黃昏，還能看到一雙雙散步的老人，手拉着手，緊緊的，累了就坐在公園石凳上，老爺爺撐着拐杖，老奶奶靜對湖水，甚麼也不說，就這麼坐着，這樣的背影總讓人長久駐足，眼睛濕潤，不需要知道他們是誰，以前曾經歷甚麼歲月，有過多少風雨，單看這相依相偎的背影，便明白甚麼是相濡以沫，甚麼是不棄不離。

少年跳躍的背影，散發活潑的朝氣；老人蹣跚的背影，述說一輩子的時光；男人厚實的背影挑着人生，女人清瘦的背影負着家庭。每一個背影走着屬於自己的生活，走着千般過往，萬種情懷，走着新的未來與希望，背影中有多少勞作酸辛，快樂甜蜜，這一刻，不欲探知，落在眼中便是千姿百態的好風景。

相逢是首歌，路上是陌生的你和我，走過陽光風雨一天天，數着背影如花一朵朵。

歷史空間

馬承鈞

## 叩訪大師故居

赴京辦事正值三伏天，抽空偕友人重遊什刹海，在「嘎嘎」的蛙鳴聲中走近幾家綠蔭掩映的名人故居，憑弔大師的遺跡，回顧先賢的生平，重溫巨擘的輝煌與遺憾，不覺感慨良多。

京劇大師梅蘭芳故居在後海護國寺街9號，這個兩進四合院佔地800平方米，原為清末奕王府一部分。梅先生1951年自上海搬來居住，直到1961年去世。1986年故居正式開放，門額「梅蘭芳紀念館」為鄧小平所題。

跨進朱紅大門，迎面有一通灰色影壁，四周竹林茂密、樹影搖曳，一尊漢白玉半身塑像再現梅大師笑容可掬的神態。故居陳列室保持當年原貌，展出梅家人珍藏的圖片、劇本、紀念品等文物三萬餘件。

幅幅劇照見證了梅大師8歲學藝、11歲登台、以青衣刀馬旦一舉成名、馳聘京劇舞台半個多世紀的人生歷程。梅蘭芳共演出劇目170餘部，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世稱「梅派」。他更是一位大德懿行的愛國藝人，抗戰時他「蓄鬚明志」、「灑上毀畫」，贏得國人有口皆碑。建國後他當選全國文聯和全國劇協副主席、中國京劇院院長、中國戲劇研究院院長，為我國文藝事業建立殊勳。

後院三間北房為大師夫婦的起居室，梅先生使用過的硬木傢具和練功用的大鏡子、鴿子哨，《梅蘭芳文集》、《梅蘭芳演出劇本選集》和自述傳記《舞台生活四十年》等著作歷歷在目。牆上掛有當年飾演的《貴妃醉酒》、《霸王別姬》、《遊園驚夢》等劇照和生活照及與友人的合影，令人想起這位巨星當年的生活情景。

我被梅先生與胡適的合照吸引了，兩人笑得那麼自然、怡人。我知道，1928年梅蘭芳去美國演出，得知胡適曾在美生活多年，便前往請教。胡適熱情接待了梅蘭芳，詳細介紹了美國的風土人情和欣賞習慣，為他出謀劃策，使梅劇團赴美巡演空前成功，颺起一股強大的「胡旋風」，中國國粹由此傾倒西方。後來梅旅居上海，胡適每次來滬，他都會熱情接待共敘友情。一次胡適去美國參加國際會議，深夜兩點要在上海登船。正在外地演出的梅聞訊後連夜趕回，親自去碼頭為胡送行。梅先生是用實際行動踐行「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中華傳統美德啊！

1961年5月31日，梅蘭芳在中國科學院為科學家們演出《穆桂英掛帥》，成為他舞台生涯的「絕

唱」；7月9日，梅被任命為中國戲曲學院院長；7月15日他籌備去新疆演出事宜；7月30日，他突發心絞痛送進北京阜外醫院，離家前他久久環顧生活了整整十年的這個幽靜院落；8月5日，周總理從北戴河趕回探望大師，病榻上的梅蘭芳還牽掛新戲的排演和即將去新疆的演出；8月7日深夜，梅大師昏睡過去，一顆偉大的心臟再也沒能甦醒。8月8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哀樂聲中宣佈偉大的戲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與世長辭。

年僅67歲的梅蘭芳匆匆離世，令人扼腕唏噓！作為世界文化名人，他與德國布萊希特、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並稱「世界三大戲劇表演體系」，他靚麗的唱腔曾醉倒億萬眾生，他曼妙的水袖曾劃過東西半球，他熱情的雙手曾握過眾多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無數普通百姓，他儒雅親和的笑靨，就永遠定格在故居這尊漢白玉半身塑像上……

什刹海西岸的郭沫若故居佔地7000平方米，原為清朝巨貪和坤的後花園。民國時被達仁堂藥鋪買下作宅院，1949年後是蒙古國駐華大使館，1963年郭沫若入住，在此度過他生命最後的15年。

大院呈不規則形，進門有兩座假山，中間立一尊郭老銅像，旁邊有一棵高大的銀杏樹。北邊為二進四合院：院內種有臘梅、海棠和葡萄、紫藤之類攀爬植物，左邊還有一月月季園，這氛圍挺符合這位浪漫才子的詩人情調。

穿過一條簷廊便進入郭老伉儷的生活區。客廳、辦公室、臥室和書房均保留當年模樣。身兼學者、詩人、劇作家、書法家和國家領導人的郭老，在此讀書寫作、批閱公文、會見賓客和揮毫潑墨。櫃子裡擺着郭老生前在此完成的大量著譯手稿和收藏的圖書，令人想起這位文化巨匠筆耕不輟的傳奇一生。

返回前院，我站在郭沫若全身銅像前凝神瞻仰，郭老神態怡然，似在小憩又似沉思。郭老幼女郭平英（也是郭沫若紀念館館長）介紹說，父親生前喜歡在院裡漫步或小坐，這是他最難得的休閒時光。我想，那株高大的銀杏樹應該記得當年發生的一切吧。



■孟小冬、梅蘭芳合照



網上圖片

■龔毅

## 時間

是一位隱形的雕刻師  
無論是多麼豐滿的面龐  
都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它  
悄悄地，刻上皺紋  
是一位隱形的魔術師  
無論是多麼堅硬的石頭  
都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它  
悄悄地，捻為沙子

是一種隱形的風  
看不見，更抓不住  
只有歷經動態與變化  
或者，歷經新生與毀滅  
才會發現它飛翔着的蹤跡  
以及，想像它的模樣  
只有雙腳邁不動步子的時候  
才會看清它行走的姿態

詩情畫意



人們喜歡吃毛豆，卻煩於剝毛豆，有對鄰居小夫妻，也喜歡吃毛豆，卻特別怕剝毛豆，於是就常吃槍毛豆——帶莢而煮的毛豆。一次吃到了一條蛀蟲，那女主人噁心得差點連胃青水也吐了出來，發誓再也不帶莢煮食，就到農貿市場買那種現剝的毛豆。可是又嫌醜觀今兮，緣為女主人突然發現剝毛豆的指甲又長又黑，而幾乎實現剝毛豆者都那麼髒兮兮的，須知，一粒一粒的毛豆就是那麼髒的指甲掘出來的呀。怎麼辦？只能與毛豆絕了緣，實在想吃，就去買上個半斤，咬緊牙關好好剝個個個個殺殺饞。我對剝毛豆這樣的麻煩活是不覺得厭煩的，那是因為孩提時就剝慣了毛豆，上學前剝的，上學後也剝，多半正逢暑假，就夥着兄弟姐妹攪下了剝毛豆的活兒。那時家裡人多，每天剝個二三斤毛豆是常事，孩子們圍圍圍圍着剝，還時有老祖母和母親她們合着一道剝，剝毛豆現場成了一個快樂的場所。祖母和母親她們會給我們猜謎子、講故事、唱兒歌、對對聯，是民俗風情的傳播、做人道理的教誨，也是一種難得

的樂趣啊！兒時剝毛豆的情趣不會褪色，而今我來個昔日情景的拷貝，在剝毛豆謎子、講故事、唱兒歌、對對聯，小外孫也漸次喜歡上了這活兒兼及類似的家務，如是不僅培養了他良好的勞動習慣，也啟蒙了他的知識，當然，如今時代進步、條件改善，一邊剝毛豆，一邊還有電視節目作伴呢。於是我忽然發現，一邊剝毛豆一邊看電視是最佳的搭配，——剝毛豆只須用手，平常辰光不大會靜下心來看電視，剝毛豆卻是創造了看電視的條件。看電視中，最好看體育比賽，好些扣人心弦的比賽是必得一看的，那麼就給了剝毛豆許多空間，手裡剝着毛豆，眼睛瞄着電視，再弄杯好茶飲飲，是何等的愜意啊！還有一點須補充，剝毛豆必須得留有恰如其分的指甲，太短不成，過長也不成，謂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吧！

邊看體育比賽電視節目邊剝毛豆好則好，有時也會開玩笑，當螢幕出現千鈞一發的場面，眼之所及，心之所繫，手卻是不聽使喚了，常常會將豆殼和豆子混雜在一起，過後發現會忍俊不禁。大笑之餘，賦得一詩：金風送爽欲何求，留得玉甲採碧珠。一團暑氣出大門，半籃秋色溢小屋。屏前層層起波瀾，手中粒粒帶朝露。看到緊張忘情時，豆殼互雜混一處。

亦有可聞

## 留得玉甲採碧珠

■吳翼民

蘇東坡有句話「秋風堅百谷」，說出了秋天的好處。真的，秋天一到，百谷百果都豐盈了，成熟了，其中就有毛豆。似乎從夏天開始，毛豆就開始應市，延續到深秋，秋天的毛豆肥糯而香，叫做晏毛豆，也叫糯熟毛豆。

我喜歡吃毛豆，每年從上市一直吃到落市。毛豆營養豐富自不待言，配菜隨和也是一大優點，葷素諸菜都能搭配，夏秋季節鹹菜或蘿蔔乾或醬瓜炒炒毛豆子，是最可口的吸粥小菜。一次去中央電視台做節目，有一句吳語讓北方演藝界的嘉賓犯了難，——「鹹菜炒炒毛豆子」是甚麼意思啊？竟被他們說成了日語或韓語，可見北方人對這種江南家常菜小菜是很生分的。

人們喜歡吃毛豆，卻煩於剝毛豆，有對鄰居小夫妻，也喜歡吃毛豆，卻特別怕剝毛豆，於是就常吃槍毛豆——帶莢而煮的毛豆。一次吃到了一條蛀蟲，那女主人噁心得差點連胃青水也吐了出來，發誓再也不帶莢煮食，就到農貿市場買那種現剝的毛豆。可是又嫌醜觀今兮，緣為女主人突然發現剝毛豆的指甲又長又黑，而幾乎實現剝毛豆者都那麼髒兮兮的，須知，一粒一粒的毛豆就是那麼髒的指甲掘出來的呀。怎麼辦？只能與毛豆絕了緣，實在想吃，就去買上個半斤，咬緊牙關好好剝個個個個殺殺饞。我對剝毛豆這樣的麻煩活是不覺得厭煩的，那是因為孩提時就剝慣了毛豆，上學前剝的，上學後也剝，多半正逢暑假，就夥着兄弟姐妹攪下了剝毛豆的活兒。那時家裡人多，每天剝個二三斤毛豆是常事，孩子們圍圍圍圍着剝，還時有老祖母和母親她們合着一道剝，剝毛豆現場成了一個快樂的場所。祖母和母親她們會給我們猜謎子、講故事、唱兒歌、對對聯，是民俗風情的傳播、做人道理的教誨，也是一種難得

的樂趣啊！兒時剝毛豆的情趣不會褪色，而今我來個昔日情景的拷貝，在剝毛豆謎子、講故事、唱兒歌、對對聯，小外孫也漸次喜歡上了這活兒兼及類似的家務，如是不僅培養了他良好的勞動習慣，也啟蒙了他的知識，當然，如今時代進步、條件改善，一邊剝毛豆，一邊還有電視節目作伴呢。於是我忽然發現，一邊剝毛豆一邊看電視是最佳的搭配，——剝毛豆只須用手，平常辰光不大會靜下心來看電視，剝毛豆卻是創造了看電視的條件。看電視中，最好看體育比賽，好些扣人心弦的比賽是必得一看的，那麼就給了剝毛豆許多空間，手裡剝着毛豆，眼睛瞄着電視，再弄杯好茶飲飲，是何等的愜意啊！還有一點須補充，剝毛豆必須得留有恰如其分的指甲，太短不成，過長也不成，謂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吧！

詞話詩說

■梁偉詩

## 驚人

8月中到台北去看藝術節，來回兩天都差點因颱風停飛——起飛前一天晚上香港懸掛八號風球；回來香港前一天，更是預報二十小時後颱風襲台，連的士司機都跟我說，你明天肯定回不了香港，都說是十六級颶風，可以吹翻一台雙層巴士哦。我雖不是膽小鬼，每每念及赴台和回港後翌日都有工作在身，心中難免忐忑，結果臨飛的這兩個晚上都輾轉反側。奇蹟的是，兩次航班都相當順利，回程更神奇提早抵港。看官，且莫高興得太早，抵港當晚我竟然在家弄傷右手，結果足足照料了十多天。思前想後，領悟到做人真的不必想太多，一切平常心便好。在這種情緒狀態下遇上于逸堯的〈驚人〉，自然不禁會心微笑——真係唔使驚啊。

于逸堯筆下的〈驚人〉，並非指向一鳴驚人的「驚人」。〈驚人〉歌名玩字、實為「驚·人」，廣東話中的「驚」或「好驚」就是害怕、恐懼之意，因此「驚·人」意指擔足了心事的人。〈驚人〉這首歌詞，探討着一個非常有趣的課題——「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

「無聊事件 多得很 天天將我轟炸 臨崖勒馬 定還是 閉着眼跳下 抬頭望天 天很灰 灰得我有点怕怕 天降烏鴉 求神問卜 解不通 始終心如亂麻 忘形吶喊 定還是 對着善說話 移民外星 星閃閃 閃得我有点怕 怕適應得差 總不免沮喪 總不免錯看真假 今天缺了 留待明天努力吧 心底有聲音說不必怕懶去管它 設想與真相定有落差」

表面光鮮亮麗的現代人，內心實則充滿各種各樣的恐懼，在怕失業怕窮怕苦怕墮入社會下流之外，其實甚麼都怕。《驚人》已點出我們日常生活都怕煩、怕下雨、畏高、怕未知的將來、怕不能適應異地、怕看錯、怕失預算。關鍵是，冥冥中「計劃不如變化」卻是永恒的真理，換句話說，所有驚懼擔心都是無謂的。可是人類都是庸人自擾的動物，《驚人》幽默地點出，即使如願以償發了達，也有別樣的擔心——

「假使我富貴榮華其實還害怕 聽不到真心說話 擔心我四處為家 沒人願意撥我電話

今天放棄向上爬 難道 為怕有一天失足跌下 始終要赤腳踏沙 才能迎接下個浪花 提神定驚 很簡單 只需一壺熱茶平時習慣 盡人事 去學會放下 頑強地將心中驚慌擊退 再不須要請教專家 不可以心軟 不可以故作瀟灑 今天跌倒了 明日爬起接力吧 心底有聲音說不必怕懶去管它 人力和天意定有落差」

正如電視劇的老套情節，富家子往往要扮窮來物色真心人、故作瀟灑的人心底卻最怕不被需要、發憤向上的又怕前功盡廢……。然而，〈驚人〉不斷告訴我們根本不必懼怕，只要心裡不執着、放下，便無所謂成敗、處處是樂土，正如古聖賢的話：盡人事聽天命。只要無愧地盡了力，便可安然聽任上天成全與否。道理或許人人皆懂，于逸堯的寫法卻一直圍繞生活質感，如撥電話、定驚茶、請教專家等等。這種生活化的寫法，一直貫穿于逸堯的詞作，如與楊千嬅合作的《仲夏夜之夢》、《罐頭湯》、《小飛俠》、《我是羊》、《寒舍》、《男女關係科》和《談談情探探聽》；AT17的《唱歌》、《Never Been Kissed》、《正教育》、《Sing Sing Sing》、《青春》、《才女》、《安樂》，皆從不同領域的立足點出發，把觸鬚延伸到不同層面的生活細節。另一方面，于逸堯對於細節、來龍去脈的關切，亦見於他的一系列食評專著《文以載食》、《食以載道》等。

《驚人》最後以豁然開朗作收束——「無懼赤足走過碎石泥沙 為求踏破下個浪花 然而內心 很清楚 始終都有點怕 昂然而對定還是 閉目算了吧 同情自己 不等於不需要去處理 這一塊瘡疤」。這很自然令人聯想到于逸堯的《安樂》，把死亡、入土視為人們最大的歸宿和大歡喜。當中的去執放下，在在都呼應《驚人》的大徹大悟。《驚人》最後甚麼都不怕，大智大勇無畏無懼的向前闖，也吻合林二汶決心單飛的心情，並與周耀輝新著《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隔河相望，對唱山歌——《驚人》竟無意突顯出于逸堯飛揚的一面，不過不要緊，反正「驚·人」就是「唔驚的人」呀！